

下午察： 中国终迎来开放的曙光？（下）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3月3日在校园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中新社）。

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等待辉瑞公司提供更多数据，也仍需和对方协商定价。

在疫苗方面，中国正在为生产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在国外物色基地。

现在中国民众广泛接种的科兴疫苗，是一种灭活疫苗，比起辉瑞和莫德纳这种mRNA疫苗，科兴疫苗保护效力较低的问题一直被广泛讨论。科兴去年12月15日公布测试结果称，接种两剂疫苗的受试者中，有35%的人体内的中和抗体水平充分，可抵御奥密克戎。在接种了第三剂加强针后，这一数据提高到了94%，不过科兴没有透露更多的研究细节。

香港著名微生物学家袁国勇为首的团队则在去年12月14日发表研究指出，在接种两剂之后，科兴疫苗对奥密克戎只能产生“不充分”的抗体反应。至于加强针的效力，袁国勇的团队没有进行讨论。

想要抵御奥密克

戎这样传播力强大的变种病毒，开发或者引进mRNA疫苗恐怕是条必经之路。虽然辉瑞疫苗在香港、澳门、台湾均已使用，但在中国大陆迟迟未能派上用场，体现了中国政府力主使用国产冠病疫苗的决心。

中国目前有一款候选mRNA疫苗处于第三期试验中，另外两款候选疫苗则正在进行第二期试验。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一直在与部分亚洲和欧洲国家磋商，寻求夏天开始生产中国开发的mRNA疫苗。

《华尔街日报》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要找海外厂家生产本土mRNA疫苗，但这可能跟中国目前生产mRNA冠病疫苗设施不足有关。

中国第一个mRNA冠病疫苗产业化基地在2020年9月于云南玉溪高新区交付使用，预计每年产能2亿剂疫苗。国药中生复诺健mRNA疫苗基地去年9月刚刚开工，尚未投入使用。复星医药去年5月宣布，计划和德国BioNTech成立合

资公司，于上海建设mRNA疫苗生产基地，年产或能达到10亿剂，不过这个项目尚未获得中国药监局的批准。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mRNA冠病疫苗产量仅仅只有云南玉溪基地的2亿剂，远不够14亿人口接种。

那么这款药物的价格如何，普通百姓能否承担得起呢？美国的数据也许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辉瑞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吃药将住院或死亡数减少了九成之多。在安全性方面，使用该药物后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和因不良事件而停止吃药情况都比较少。不过，虽然特效药保留了对抗奥密克戎的效力，但是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

除了寻求夏天开始生产中国开发的mRNA疫苗，消息人士说，试点推行“闭环”措施最早也是在夏天出台。如果中国产mRNA疫苗能在彼时获批和量产，“清零”政策转向或许会从今年夏天开始。曾光去年就曾强调，中国会转变防疫策略，但是“在本土免疫防线筑牢之后”。要筑建“本土免疫防线”，高有效率的疫苗无疑是关键所在。

医院可以治疗病人 但无法对抗恐慌

对于“清零”和“共存”的讨论在中国是个敏感话题，

和“政治正确”挂钩，一度将顶尖传染病学家张文宏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清零”转向“共存”，不仅需要克服物质资源的问题，也要直面中国民众在关闭国门近两年后对感染冠病形成的成见与恐惧。中国民众能否放下畏惧，不再视感染如洪水猛兽，恐怕也是政策能否成功转向的关键所在。

中国2020年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执业医师386万7000人，每千人口有医师2.77人，数据和美国相似，但是人均医疗支出仅有4702.8元（人民币，下同，1010新元），合744美元。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高达1万1072美元，是中国的近15倍。

2020年，一个调查亚洲重症监护床位容量的专家团队发现，中国每10万人拥有3.6张重症监护床位。相比之下，美国伊利诺伊州展望山非营利组

织重症监护医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每10万人拥有近30张床位。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这方面的条件和城市比较起来是更加不足。辉瑞公司研发的冠病特效药Paxlovid。（路透社）

在医疗资源本就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公众对感染抱有恐惧的态度，或是对开放没有作充足的心理准备，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恐慌人群涌向医院，使得医疗系统走向崩溃。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谨小慎微的原因之一。

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Essen-Duisburg）病毒学家卢孟吉就说：“医院可以治疗病人，但他们无法对抗恐慌。”

中国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改变政策，还需要说服、引导人民，接受甚至拥抱政策的改变。（完）

联合早报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3月3日在校园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中新社）。